

郭店楚墓主及其儒家化老子学*

陈成吒

(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,上海 200433)

摘要:郭店楚墓主是郭店楚简的修编主持者。从楚简地位分布情况看,墓主极端尊崇子思作品,应是其门人。整个楚简子思学派作品里,具有内篇地位的只有子思作品,外篇只见直接记录和反映子思思想的论著,杂篇里才出现子思弟子的文章,墓主应是子思亲炙弟子,可能是楚人世硕。墓主对子思学派老子学作了进一步发展,摘抄、重组《老子》文本,对其内涵进行儒家化改造,将道区别为天之道、人之道,指自然道为道,人道为行,并试图用后者兼容德,使之与五行、六德思想相融合,建立一个全面子思学派化的老学。

关键词:郭店楚墓主;子思;世硕;儒化;老子;老学

中图分类号:B223.1

文献标志码:A

文章编号:1001-862X(2017)02-0134-005

DOI:10.16064/j.cnki.cn34-1003/g0.2017.02.021

一、墓主的儒家身份

1993年冬,湖北荆门出土郭店一号楚墓,发掘者指该墓“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,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”^[1]。楚墓又出土有鸠杖,表明墓主年寿较长。两相结合,可知其生活于战国中前期。关于其身份,学界存有争议。从墓葬形制看,葬具为一棺一椁,不合贵族的一般标准,但不能排除特殊原因所致。从随葬品看,事物颇丰,有铜鍑、龙形玉带钩、七弦琴、漆器以及诸多丝织品。这些皆非底层百姓与一般士所能有,尤其竹简数量之多,也数罕有,当与楚国贵族有一定联系。出土物品中有一件铭刻“东宫之币(不)”的杯具,学界曾围绕它给出了多种解释,但可多重性解读也表明它无法成为判断墓主身份的有效依据。现在唯有全面考察楚简的形制、性质及其思想特点,才能解决该问题。

(一)楚简构成规律表明墓主为子思门人

楚简信息包含诸多方面,最能客观呈现的是

其形制特征,即简端形状、简身长度、编线数、编线间距、抄字密度、字形结构、书法风格、标点符号及篇章内部结构等。笔者曾根据相关形制的异同以及简文篇章结构的规律,确认整个楚简呈现的是一个修编的文本库,共分五个梯队,第五、四梯队中的竹简是简文碎片化到单句或单章结构、用于修编新文本的材料,第三、二、一梯队中的竹简是已经过修编或校订后的文本,详情参见拙文^{[2],[3]}。

该文本库的全部材料集中于墓主处,说明墓主为主持者。文库内部有五种文字特征与书写风格,则有五人参与修编,较可能的是墓主率领四名弟子进行工作。库中每一种独立的文章皆由一人完成抄写,可作为确定墓主手记的基本线索。丙《老》是用于修编新《老子》的摘抄材料,书写风格与修编后的乙《老》、甲《老》相一致,说明相关文本从摘抄到修编皆由一人完成。且完成后,并没有交予第二人抄写。如交予第二人抄写,不会在修编完成后还重新抄写剩余材料——丙《老》。以此来看,三组简《老》保留了最原初的摘选、修

本刊网址·在线杂志:www.jhlt.net.cn

* 基金项目: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(15YJCZH008);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(2015EWY001);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(2016110053)

作者简介:陈成吒(1986—),笔名玄华,浙江苍南人,博士,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,主要研究方向:先秦诸子研究。

编过程,且文章的最后抄写者即修编者——墓主本人。这也表明其他不同风格的书写篇章为墓主弟子抄写。现在虽然能作出这样的判断,但因整个楚简构成复杂,有抄本、摘抄本、修编本,子思作品、墓主文章等,以往学者所采用的个别作品分析法无法确定其身份,唯有把握整个楚简的修编规律才能明了。

在楚简中,第一梯队包括《缁衣》、《五行》、《性自命出》、《成之闻之》、《尊德义》、《六德》以及甲《老》,它们皆以章为文本表层结构基本单位、文本深层语义结构较系统化的文章。相较而言,甲《老》简长略短于其他竹简,说明在墓主心中《老子》地位在其他典籍之下,可以肯定他不是道家后学。第一、二、三梯队简文地位依次降低,以古人编书分内篇、外篇、杂篇看,依次为相应作品集的三部分。第一梯队中,《缁衣》、《五行》为子思作品,已成学界共识。而《性自命出》谓“性自命出,命自天降”与《中庸》“天命之谓性”无二。《成之闻之》“古之用民者,求之于己为恒”、“君子之求诸己也深”、“昔者君子有言曰圣人天德曷。言慎求之于己而可以至顺天常矣”等,则是对反求诸身理念的专门论述;《尊德义》论治民当取人道,尊德行义,《六德》“[何]谓六德?圣、智也,仁、义也,忠、信也”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六位之论,显然是对《成之闻之》君子慎六位论题的系统展开。它们与《五行》、《缁衣》本为一体,皆系子思作品,也因此才会同列为内篇。第二梯队仅有《鲁穆公问子思子》和《穷达以时》。恰如周凤五所言“两篇的内容都与子思的生平、思想相应,当属子思学派有关其宗师的嘉言懿行的记录与阐述”^{[4][5]}。正是由于它们是弟子对子思言行的追记和论述,才在楚简中被视作子思学派文集的外篇而存在。第三梯队中的《忠信之道》、《唐虞之道》是弟子对子思思想的注解与发挥,故被置入杂篇,但从整个楚简的分布规律看,极可能是墓主的作品。总之,楚简主体部分为子思学派文集,墓主应为子思门人。

(二)在儒道兼修层面,墓主也合乎子思门人的基本特征

子思学派的重要特点是儒道兼修。子思对老子思想深有研习,除受孔子亲传外,亦受老莱子、田子方影响。《子思子·过齐》载老莱子曾告子思

事君之道和柔舌之理(庄子等讹误为老莱子告诫孔子),《无忧》载田子方曾使人遗白狐之裘,子思辞谢不受。老莱子本为道家人物,田子方在先秦时也与老聃并举。子思师友皆谙老子之术,本人兼修此道,也在情理之中。他曾将君子至诚之道比于天地之道,云“至诚无息……不见而章,不动而变,无为而成”,并称大道至淡至简至微,君子以声色化民为末,以天道无声无臭而化成天下为贵(《诚明》);又曾劝诫齐王去贪利之心,“夫水之性清,而土壤汨之。人之性安,而嗜欲乱之。故能有天下者,必无以天下为者也。能有名誉者,必无以名誉为者也”(《鲁穆公》);授子上知足之理,唯有无欲者能成其志,“知以身取节者,则知足矣。苟知足,则不累志矣”(《过齐》);以“上德不德,是以无德”答县子圣人之问(《无忧》)。凡此种种,皆合于老子称道言之无味、视之不足见、听之不足闻,用之不可既以及“修之身,其德乃真。修之家,其德有余。修之乡,其德乃长。修之邦,其德乃丰。修之天下,其德乃博”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思想,乃至无为、无名、无德为太上之治的最高理念。子思兼修儒道,弟子自然承袭其法,《忠信之道》、《唐虞之道》便表现出较深刻的老学思想影响痕迹。

楚简中,除子思学派文集外,仅有三组简《老》和《太一生水》。《太一生水》与丙《老》同属第四梯队,具有修编材料和章独的性质,但其内容较少,结构最多也仅为两章,不适合用来重组文章。墓主不会明知此点,还特地从另外独立文本中摘抄。它本身并非一个独立性质的文本,而是附在摘抄丙《老》时所用《老子》原文本后的传文。具体而言,是归属今本《老子》第40、42、43、44章内容的解说。关于此点,可参见拙文^{[5][6]}。也就是说,楚简除子思学派文集外,仅有《老子》及其传文,这非常合乎子思学派儒道兼修的基本特点,亦可为墓主是子思门人之证。

(三)墓主对子思作品极端尊崇,应为子思亲炙弟子,盖为世硕

在相当于子思学派文集的内篇中,无子思之外作品,仅在杂篇中出现弟子对子思思想进行注解发挥的文章,这不会是再传弟子所为。否则,作为其老师——子思弟子作品的地位不会如此低,故墓主是子思亲炙弟子。

从现有文献考察子思弟子,除子上外,其余皆不可考,但世硕颇可留意。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“《世子》二十一篇”,并注“名硕,陈人也。七十子之弟子”。王充《论衡·本性》云:“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……善恶在所养焉。故世子作《养书》一篇。密子贱、漆雕开、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,与世子相出入,皆言性有善有恶。”班固所谓陈人并不确切(王充所说周人指周代人),当时楚已灭陈,实为楚人。至于指世硕为七十子弟而未详明师承何人,大概他也难以明晓,仅从生存时代推论而已。子思年幼时亲受教于孔子,古人也视其为七十子之一。从时代与传承而言,世硕作为子思弟子并无问题。且王充称世硕主性情、著《养书》,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俞序》曾称引世硕之论“功及子孙,光辉百世,圣人之道,莫美于恕”,并以此指明《春秋》义理在于“详己而略人,因其国而容天下”。可见世硕思想与子思至诚养性、反躬自省的基本主张相一致。

又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载:子思首倡五行,孟子和之。帛书《五行》所附说(或称传)引有世硕之言,相关内容为:“大者,人行之□然者也。世子曰:人有恒道,达……简也。简则行矣。不匿,不辩于道。匿者,言人行小而轻者也。小而实大,大之□者也。世子曰:知轻之为轻也,斯公然得矣。轻者多矣,公然者,心道也。”现在一般将这个说法确定为世硕弟子依据其传授而修订的。可知世硕参与《五行》修订与传播,而他早于孟子,应是子思亲炙弟子。

楚简也包含一篇《五行》,与帛书《五行》、孟子五行观相较,楚简《五行》与孟子五行观的差异较大,帛书《五行》与孟子五行观差异较小。在春秋末战国初时,人们普遍比较注重圣、智,子思亦然,故在其提出的原始五行体系中,两者最受重视。楚简《五行》重圣智,帛书《五行》更强调仁义。孟子的五行观较之帛书《五行》而言,去圣智更远,强调仁义更甚。即大体而言,存在一个由楚简《五行》到帛书《五行》,再到孟子五行观的发展过程。似可作如下假说:子思创作《五行》,其弟子修订出楚简《五行》,并加以传教。此后再传弟子又对《五行》加以修订,以成帛书《五行》中的观念系统,孟子作为子思再传弟子参与或继承了后者。如将该子思弟子视作世硕,该假说亦可成立。

同时,我们已知墓主修编三组简《老》所依据的底本《老子》是一个附有传文《太一生水》的《老子》注本。李学勤曾认为《太一生水》是关尹一派的作品^[7],郭沂赞同其观点。^[8]虽然两者关于《太一生水》与楚简《老子》关系等具体看法并不确切,但指出前者与关尹子存在重要关联,极具启发意义。从《庄子·天下》“(关尹)建之以常无有,主之以太一”以及《吕氏春秋·不二》“关尹贵清”,可知太一、清昏(贵清)、虚静是关尹子的基本主张。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载老子传五千言于关尹子,后者盖写定了《老子》文本,并为其作传,墓主修编简《老》所据《老子》注本便是该派传本。结合《庄子》和《史记》所载,可知关尹子最终与老子一起隐居沛地。他的学说以沛为中心,对楚、宋、陈等地影响最为重大。世硕作为楚人,对该派老子极为了解,深受影响,理固当然。

总之,墓主为子思弟子。楚人世硕作为子思亲传弟子,符合墓主国别特征,同时他参与《五行》修编传播的历史事实也与该墓出土楚简《五行》这一现象相吻合,且也符合墓主对关尹子学派极为了解的楚人身份特征。仅就现有材料而言,在讨论墓主身份时,世硕应为最重要的参考对象。

二、墓主的儒家化老学

楚墓出土的三组简《老》是性质不同的五千言摘抄修编本,墓主试图在此基础上改造出儒学化的《老子》文本,乙《老》、甲《老》全方面地呈现了该特点。以下在详论三组简《老》与五千言思想差异的基础上,进一步论证它们的性质,并系统呈现墓主独特的儒家化老学思想。

(一)简《老》的儒家化思想主题

关于三组简《老》的思想主题问题,笔者曾在《论郭店竹简〈老子〉性质》有所论述。简言之,在楚简地位方面,丙组简《老》最低,乙组居中,甲组最高。与之对应的正是文章系统化程度的不断提升,实质是抄写者对原有简文的修改与重组力度不断加强。在整合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原则与方向,自然会呈现出思想倾向,甚至主题。

1.丙《老》是对原五千言章节的直接摘抄,墓主本戴着儒家的有色眼镜,取其所感兴趣的章

节,也体现了一定的儒化特点,如现存简文都涉及治国思想。当然,因简文本身只是修编文章所需的材料,并未被人为修改与重组,故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文章结构与主题。

2.乙《老》为单篇结构,没能涵盖母体五千言的全部主题——修道、行德(主要指治国),仅涉及前者。主题的不完整性也再次证明它是修编未完全的本子。更为重要的是所缺者为治国部分,表明相关内容尚在修编中。丙《老》保留的材料皆涉及该主题,证明它作为原材料而能保存在修编库中,是因其尚有价值——墓主希望以其为基础修编出主题为治国的篇章,以补合乙《老》。

3.甲《老》完整模拟了五千言上下篇结构,包含母体的两大主题。且相对而言,乙《老》部分儒化,甲《老》全面儒化。如乙《老》与甲《老》相比,前者中的道仍与丙《老》相同,作道;后者涉及天道者皆作道,与人相关者全部作衍,该变化体现出其儒化的加深,详论见下文。

(二)道、衍体系的儒化建构

1.道、衍分离。甲《老》存在一个特殊现象,简文同时出现道、衍二字。如其第4组竹简连片涉及道字的有“道恒无名、朴,虽细,天地弗敢臣”、“譬道之在天下也,犹小谷之与江海”,涉及衍字的有“以衍(道)佐人主者,不欲以兵强于天下”、“保此衍(道)者不欲尚盈”,以及“衍(道)恒无为也,侯王能守之,而万物将自感(化)”等,即部分五千言的道被修改为衍。关于该现象,黄人二认为:“在甲组中‘道’作‘衍’,是意在贬损《老子》书中最推崇的‘道’。”^[9]此说不确,若墓主真想贬损道家,不会使甲《老》在竹简形制上与儒家经典保持大体一致。高华平在对比各篇的道、衍差别后,认为书写者明确区分了天道之道和人道之衍^[10],其说大体可取。只是高先生未完全认知楚简书写者的复杂性——他们不是一般的抄写者而是修编者,故道、衍之别远非如此简单。尤其在三组简《老》中直接与修编完备程度相对应,具有较高的复杂性。

在老子处,道原本天人融合,但因五千言常云天之道、人之道,后学对此有所误解,以致将道分化为自然道、天道、地道、人道等。儒家老学更为显著,从孔子接受子产“天道远,人道迩”到子思的道有四、唯人道可道一脉相承。墓主继承了

儒家的天人相分理念,明确区分自然道与人道,如楚简《性自命出》除“行之不过,知道者也。闻道反上,上交者也。闻衍反下,下交者也。闻道反己,修身者也”中的衍为道的抄误外,其余文句“衍始于情,情生于性”、“衍者,群物之也。凡衍,心术为主。衍四术,唯人衍为可衍也。其三术者,衍之而已”等皆以自然道为道,以人道为衍。墓主也将该理念转化到其修编的新《老子》文本中。在甲《老》中,自然、天地之道皆用道,如是人的道术、君王的治国之法皆用衍。但丙《老》、乙《老》不然,即使涉及人之道,也皆作道。该区别也再次印证三组简《老》的不同性质,丙、乙、甲的儒化程度依次递增。

2.衍与德的合一。原始五千言开篇论德,贯穿全文,体现了该观念的重要性。墓主也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,在其理想的道、衍体系里,道为天道,衍为人道,即道术、德行,且试图用衍消融德。

甲《老》是修编最完善的本子,已形成完整的道、衍体系,后者也兼具德的内涵,故仅第三组竹简连片的“含德之厚者,比于赤子”涉及德字,且其内涵也非德行,是指天然的德性。除此之外,不再收编其他与德相关的内容;乙《老》为修改未完全的本子,天道、人道尚未彻底分离,衍也未被炼出,出现了不少与德字直接相关的内容。如第一组简文“是以早复,是谓[重积德,重积德则无]不克”、第二组简文“上德如浴,大白如辱。广德如不足,健德如[偷]”、第三组简文“修之身,其德乃真。修之家,其德有余。修之乡,其德乃长。修之邦,其德乃丰。修之天下, [其德乃博]”等等;现存丙《老》中的相关内容本是用于修补乙《老》的材料,皆不涉德字。从乙《老》包含较多德论的现象看,原本丙《老》的相关章节应已被修编利用。总之,在墓主理想的思想体系中,衍兼容老学的德。

3.衍与五行、六德的整合。墓主的目标是修编出一套符合儒家思想的老学文本,恰如周凤五所言,他刻意修改文字,避免与儒家思想正面冲突。^{[4]53-54}而他建构相关思想体系的基本手法是以衍整合子思学派的五行、六德。甲《老》对五千言原有文字与思想的改造集中体现此点。

五千言曰“绝圣弃智,民利百倍。绝仁弃义,民复孝慈。绝巧弃利,盗贼无有”,甲《老》第四组竹简连片简文为“绝智弃辩,民利百倍。绝巧弃

利,盜賊无有。绝愚弃慳,民复孝慈”。面对相关差异,学界解读存有争议。笔者曾对此有过系统分析,详情可参见拙文^[11]。现就思想意义而言,包含以下两个方面:

首先,春秋晚期,社会表面上的主流意识形态仍是天子平和万邦,大言不辩。战国时,天子失权,诸侯处士横议。五千言绝圣弃智、绝仁弃义针对的是春秋时已流行的圣、仁观念,是出于对王权不再、礼制衰微,统治者大唱仁义而不为,以致混战不休的怪象的反思。墓主重组本将文字修订为绝智弃辩、绝愚弃慳(愚指教化、慳为思虑),则是出于对战国社会现实的批判。

其次,春秋时统治者宣扬的圣、智、仁、义、礼等思想虽被老子批判,但部分观念仍具积极意义,故后来子思在建构五行、六德思想体系时吸收转化了相关内容。子思后学虽各有发明,但墓主与其看法较接近,极强调圣智,如楚简《五行》曰“金声而玉振之,圣也。闻之而遂知天之道也,是圣矣”。在面对五千言强烈批判圣智仁义观念时,虽知其本质上与自家的圣智学说不直接对应,但仍有城门失火,殃及池鱼之感。故甲《老》易之以批判智巧、辩言、过度教化和思虑,在批判的对象和程度上都有所转移和弱化。但就根本而言,这些修改也不是被动为之,是墓主以儒家思想对老学进行的主动改造。

小 结

墓主是整个楚简的修编主持者。从各楚简地位分布情况看,墓主极端尊崇子思的作品,应是子思门人。在整个子思学派相关作品里具有内篇地位的只有子思作品,外篇只见直接记录和反映子思思想的论著,杂篇里才出现其弟子的文章,故墓主不会是子思的再传弟子,应是亲炙弟子。通过对《五行》和《太一生水》的分析,可明确墓主对《五行》修编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,并对关尹子学派极为了解。就目前所知的子思弟子中,唯有楚人世硕符合这些条件。墓主是儒家子思学派的重要传人,对该派老学作了进一步发展。其一,从《老子》文本发展而言,摘抄五千言,并将之修编为儒家化的三组楚简《老子》。且三者地位不同,甲《老》作为“山寨”《老子》虽然不能拥有真正经

典的地位,但也相差无几,乙《老》次之,丙《老》最低。与此对应,三者各自结构、思想、主题皆有不同:甲《老》为上下篇结构,思想已完全儒化,主题有两个,修道与治国;乙《老》是单篇结构,思想部分儒化,主题单一,为修道;丙《老》无一定结构,思想尚未儒化,也无主题,但其摘抄内容主要以治国议题为主。其二,与《老子》文本文字、结构改造相表里的是对《老子》文本思想的儒家化。墓主将道区别为天之道和人之道——自然道为道,人道为行,并试图用行兼容德,使之与子思学派的五行、六德思想相融合,从而建立一个全面子思学派化的老学。这是先秦儒家老学发展的重要阶段,在此后两千多年的老学发展史中亦独树一帜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荆门市博物馆.荆门郭店一号楚墓[J].文物,1997,(7):35-48.
- [2]玄华.论郭店竹简《老子》性质[J].江淮论坛,2011,(1):66-71.
- [3]玄华.从“章节异同”看郭店楚简《老子》性质[J].江淮论坛,2012,(6):91-96,126.
- [4]周凤五.郭店竹简的形式特征及其分类意义[C]//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.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.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00.
- [5]玄华.论“太一生水”内涵及其图式——兼论“太极图”起源[J].中州学刊,2012,(2):118-123.
- [6]玄华.论郭店楚简《太一生水》文本内涵、结构与性质[J],中州学刊,2013,(8):111-116.
- [7]李学勤.荆门郭店楚简所见关尹遗说[C]//《中国哲学》编辑部,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.中国哲学(20).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9:160-164.
- [8]郭沂.试谈郭店楚简《太一生水》及其与简本《老子》的关系[J].中国哲学史,1998,(4):33-38.
- [9]黄人二.读郭店《老子》并论其为邹齐儒者之版本[C]//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.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.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00:493-498.
- [10]高华平.郭店楚简中的“道”与“行”[J].哲学研究,2009,(5):75-84.
- [11]玄华.从“太上”等章的差异论郭店竹简《老子》性质[C]//方勇.诸子学刊(6)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:65-78.

(责任编辑 吴 勇)